

印尼女婿寒川专访（下）

—— 齐亚蓉（新加坡）

恋九年的维香结为连理，作为印尼女婿的寒川更频仍穿梭于狮城、雅加达之间，嫁为人妇的维香（笔名维维）也不遑多让，她把寒川的本名基砲改为纪葆，意即永葆此情，寒川的“又署名”由此而生。

一次又一次飞赴千岛之国，除了探亲、旅游外，他的通讯录中印尼文友的名字越来越长：黄东平、袁霓、林万里、明芳、谢梦涵、晓星、北雁、叶竹、李金昌、松华……他们不但是他的文友，更像他的家人。

1998年5月印尼排华暴行上演，谢梦涵、袁霓举家逃至狮城，寒川的家成了谢梦涵母女四人的避难所，袁霓母女也得到了妥善安排，而同年8月“世界华文作家大会”在台北举行，原本受邀的印尼代表迫于压力未能前往，寒川毅然“代表”他们出席会议，并仗义执言。他用颤抖的声音宣读了《淌血的五月》，控诉肇事者的排华罪行，引起极大反响。著名作家郑愁予、赵淑侠、陈剑等提案声援，六大洲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起草了“世界华文作家谴责印尼排华罪行”，并掀起了签署运动。

可以肯定，寒川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了



金门大学洛夫诗碑揭幕礼

印华作协的史册上。

已故印尼作家黄东平曾撰文赞誉寒川为“印华文艺的功臣”。2004年12月，印尼华文作家协会首次颁发“对印华文学功绩卓著奖”，寒川为三位获奖者之一。

几近半个世纪的千岛情缘，三言两语岂能说得清道得明？翻开寒川的《云树山水间》吧，那一个个长长短短的故事将带着你去回味，去追溯……

文学回原乡

少小离家，得知自己原籍金门已是一名中学生了，那时的金门仅仅是他成绩册上的两个方块字。长大后成为金门会馆及浯江公会董事后，金门方成为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。而真正拉近寒川跟金门之间距离的，则跟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紧密相连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担任宗乡

会馆《源》杂志主编的寒川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所知道金门籍的写作人》，介绍了十多位原籍金门的新加坡作家，后来，这篇文章被龚鹏程博士看到并带回了台湾，借此机缘，寒川结识了杨树清、张国治、吕坤和等金门艺文界乡亲，此后他的文章多次被刊登在金门的文学刊物上，那扇关闭了几近半个世纪的大门终于为他徐徐开启。

但其实早在2000年8月，他就出版了自己的《金门系列》新诗集，张国治作序，吕坤和封面设计，里里外外尽皆出自金门后人之后手。两年后，他的文集《文学回原乡》问世，序文撰写杨树清，封面插图张国治，内页画作吕坤和，清一色金门后人。

2002年中秋时节，经张国治推荐，寒川携妻返乡参加“金门

诗酒文化节”活动，他还推荐了同是金门籍的作家方然、芊华夫妻，四人联袂返乡，传为佳话。

除了跟两岸三地著名作家、艺术家交流之外，在当地文友陈延宗的陪同下，寒川夫妻亲临榜林凭悼，荒弃多年的老厝前，终于还乡的寒川怆然泪下。

从那时到现在，寒川前后二十余次回返金门参加各种文学活动，2005年，他的诗集《古厝》由金门县政府与联经出版公司联合出版。2006年及2011年，有关金门人奋斗创业的故事《我从金门来》及《走出海岛的金门人》相继由金门会馆文教部出版，作者署名吕纪葆。

有关金门的题材，寒川高歌着“写你再多也不厌倦”。海外金门写作人作品中最多金门元素者，非寒川莫属。

首次返乡之时，寒川的父亲刚刚过世一个多月，未能在父亲有生之年陪他回乡成为寒川终身的遗憾。九年前，卸下大部分头衔的寒川终于抽空陪同母亲及儿子再次回到了金门，作为金门后人的寒川此生当了无遗憾了吧。

后记：

得知寒川之大名

四年有余，也偶尔在某些文学活动中看到过他的侧影，但真正看清他的面容是三个月前在一位朋友的客宴上，那时方知这位名气颇大的诗人其实很是谦和平易。

第二次近距离接触在一个月后，那时他的老母亲刚刚离世，我受印尼诗人叶竹之托代为送白金前往悼唁。

第三次在两个星期前（“隔断措施”开始实施前的一个星期），聆听他坐在我家客厅畅谈他的文学之路。那是迄今为止历时最长的一次访谈，写他也注定成为迄今为止最难下笔的一篇，因为头绪实在太多，如何取舍都难免顾此失彼。

比如他参加过的文学社团少说也在二三十个，而他参加过的大型文学活动更是不计其数，权衡再三只能择其一二以点代面，割爱之痛非他人所能体会。

不能不佩服寒川超好的心态和超强的抗压能力，给我三个头衔恐已寝食难安，步入古稀之年的寒川顶着尚有的十多个头衔依然来去自如，不是天赋异禀又是什么？（2020年4月11日于狮城）

（转载自新加坡《源》第145期双月刊）